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

# 研究集刊

YAN JIU JI KAN

1

1984

# 研究集刊

一九八四年第一期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

一九八四年五月

# 《周钟嶽先生年譜》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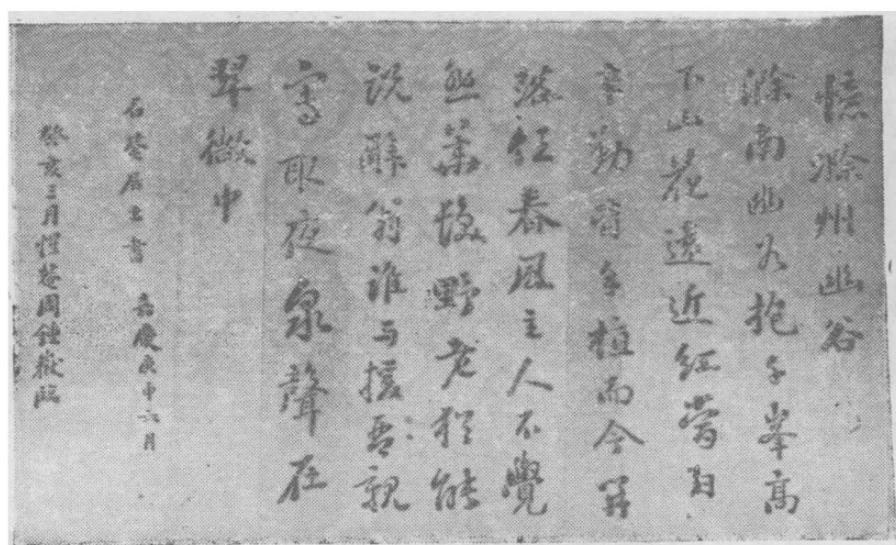
· 张 勃 供 稿 ·

一九五〇年海棠花盛开之际，云南省 →  
军政委员会在樱花下设筵招待先生，  
并留影纪念



← 追悼会上省人委、统战部、  
省政协所送花圈

↓ 临刘石庵书册之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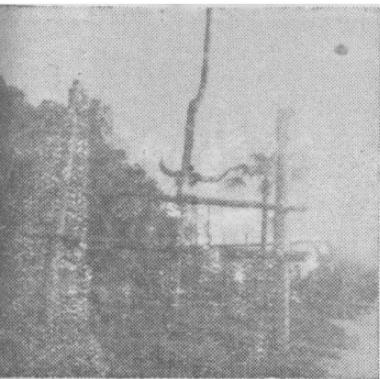
# 景颇族习俗剪影

· 桑耀华 供稿 ·

妇女服饰 →



↓ 祭鬼的牛头桩



↓ 剥牛



↓ “木脑总戈”时群众舞蹈



↓ 庆祝傣族泼水节



#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

1984年第1期（总第20期）

## 目 录

- 略论景颇族的原始宗教与精神文明 ..... 桑耀华(1)
- 血缘家庭——人类婚姻家庭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  
——纪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一百周年 ..... 刘达成(26)
- 在民族关系上的两种政策和两个结果 ..... 李景煜(76)
- 彝族学者高翥映三题 ..... 夏光辅(91)
- 宣光临洮之战 ..... 龙永行(104)
- 悉宜白羊两案考 ..... 荆德新(143)
- 滇系军阀的发展变化与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关系  
..... 孙代兴(154)
- 周鍾嶽先生年譜 ..... 张渤(171)
- 丽江纳西语的词类和句法 ..... 和志武(214)
- 楚雄彝族自治州地方志书沿革概述 ..... 杨名锐(268)
- 云南地名研究举隅 ..... 王树五(291)
- ◀书评▶
- 一部全面系统介绍云南少数民族的好书  
——评介《云南少数民族》 ..... 李鸿启(358)
- 《〈清实录〉有关云南史料汇编》简介 ..... 李惠铨(369)
- 一本饱含爱国主义思想的历史人物传记

- 读《蔡锷传》 ..... 车 辅(374)
- 云南的地方派别 (1927—1937) .....
- (澳) 霍尔著 谢本书 许洁明 宋光淑译(377)
- 我所科研工作在前进 ..... 张锡盛(544)

**本期责任编辑:** 谢本书 张锡盛 王树五

# 略论景颇族的原始宗教与精神文明

桑耀华

我国境内的景颇族有八万余人，主要居住在潞西、盈江、陇川、瑞丽、梁河各县山区，由于历史发展缓慢，进入十八世纪中期，社会经济才逐渐由原始社会末期向封建社会转化。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其社会经济有了显著变化，有的地区已是封建地主经济占主导地位，有的则有较多的领主经济成份，也还有一些地区保留着较多的原始村社经济成份。随着景颇族社会经济的变化，政治、文化等都有了进步，它的原始宗教也在变化，但总的说来，作为上层建筑之一部分的原始宗教，距经济基础较远，变化更觉迟缓，因此，到解放前仍保留着较多的固有特点，而且它对景颇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始终是消极的，特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当代，它仍是个既现实而又值得研究的问题。

为了正确认识及对待景颇族的原始宗教，加速精神文明建设，本文从解放前原始宗教的基本情况，解放后的变化，今后怎样加强对群众的无神论教育，克服原始宗教的消极作用方面进行论述。错误之处，敬请指正。

## 一、解放前景颇族的原始宗教

### 1. 灵魂不死观念

解放前，景颇族的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科学技术也不发

达，医药知识更是贫乏，因此，他们和其他古代民族一样，对自身接触的非常庞大的，变化万千的世界，巨大自然力的作用，人类的生老病死，吉凶祸福等现实状况，在头脑中作了“幻想的反映”。景颇人认为，人在家中熟睡，但能梦到离身体很远的事和奇异景象，这就说明人有身体和鬼魂；身体和鬼魂二者可以结合，也可以分离；当鬼魂附于身体时人就清醒，鬼魂离开躯体而外出游荡时人就入睡。人入睡后做梦，乃至做怪梦，就是因为鬼魂在外游荡时碰到了梦中的景象。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某些行动常受到梦的制约。解放前，每当冬末春初，因备耕需要选地（又称“号”地）时，当某人选中了某块荒地之后，即从这块地上取一点泥土回家置于枕下，如在三晚之内做了吉梦或不做梦，表示这块地可以开垦，若是做了怪梦、恶梦，就要放弃这块地而另作选择，直到吉祥为止。

宗教迷信职业者，出于特权统治利益和愚弄群众的需要，他们对一些梦境更附以“天意”。潞西县有个“董萨”（祭司）说：有一次做梦，梦见同妻子一道看见天狗吃太阳（日蚀），太阳向他跑来，他捉住了太阳，太阳鬼附其身上，以后就当了“董萨”。又说：有一次梦见有个人写了个纸条给他，过几天后就被官家请去念天鬼。祭司们往往以梦见过桥为幸运，因为作了类似之梦后，即可念天鬼。一些小董萨原来只能念小鬼，当他们想晋升为大董萨（大祭司），跻身入念天鬼行列时，更是渴望这类美梦的。

由于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景颇族不能正确区别清醒时的感觉和梦中的幻觉，以致把肉体和精神分开，把精神当作可以离开身体而单独存在的看不见的实体。这种从梦中引出的鬼魂观念，不仅仅是某个民族所特有，而是一切古代民族产生鬼魂信仰的认识根源之一，因此，恩格斯说：“在远古时代，人们

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结构，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后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sup>①</sup>

## 2. 关于自然界和鬼魂起源的传说

人在自然界中产生与在社会中发展，在他们的意识发展起来之后，便根据自己思维能力所及去反映客观世界。由于事物的现象与本质之间的矛盾，直观直觉难于识别事物的假象，常使人们导致错误认识。在这方面，景颇族也有许多自己的附会传说。“董萨”（祭司，当地汉族称为“魔头”）们说，古时候就传下来：最早的世界是漆黑一团，渐而出现了萤火虫一样的发光体，但它依然是模糊不清的，随后出现了格莱格赏（又称借宁掌帕宁散），这是个造物主，他想象什么就会有什么出现。他想：在模糊不清的世界里应当有个太阳，让混浊的天空光明，果然出现了太阳。始初，太阳虽然发光，但并不发热，格莱格赏用药水浸泡之后才发热。又想，应当有个月亮，月亮果然出来了，但也是混浊不清的，同样是格莱格赏用清水把它洗白的。月亮太孤单了，应当有群星去陪伴，于是群星出现了。上面的有了，下边的还没有，应当有地才对，于是大地出现了，但最初出现的地是稀的软的，经过太阳晒之后才硬起来。又想，地上应当有生物，植物成长起来了，大蟒、乌鸦、老鹰、虎、大象、野牛……出现了，格莱格赏吩咐它们守山。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景颇族先民对于从黑夜到白天，太阳从发光到发热，某些物体经过洗涤表皮之后可以变白，稀泥可以晒干及事物发生有先后的直观现象，去解释这个神秘的、恒古就存在的客观世界，但自然界的出现及其运行的客观规律，不是人

的力量所能及的，那只有仰赖驾驭于这一切之上的造物主——格莱格赏。

巨大自然力的存在，人的身体和思维的存在，给了人们两个世界的观念，即看得见的物质世界与看不见的鬼魂（精神）世界。景颇人认为在自然界出现之后，又出现了鬼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已不再是格莱格赏想象出来，它是按照人的生育规律，而且由两巨匠开始。传说男性的彭甘寄伦和女性的木占威纯首先生了七个男鬼：即木作毛碓（天鬼）、木作肯娃弄（天鬼）、阿占（太阳鬼）、阿木（雷鬼）、省腊普（瘟疫鬼）、子卡（谷魂）、木代（主司金銀財寶的鬼），然后又生了一个女鬼（虹）。这些鬼根据其固有特性，分别住于不同领域，天鬼太阳鬼住于天上，雷鬼及其女儿崩培（风鬼）住于高山，瘟疫鬼住于炎热坝子及河谷。

传说到这时两个巨匠已经衰老，由于吃了返老还童的药（有说药是格莱格赏给的），又获得了生育能力，继续生了一些地鬼，此外还生出一个没有四肢五官、像瓜一样的圆球，这是一个奇怪的物体，格莱格赏把它剖成两半，一半是得洛硔（男性），一半是木干贡盆（女性），并把它雕成人形，给他们灌了气，于是这两个雕成的人会呼吸、会思想、会说话了，又在他们身上擦药，使之成长起来，他们成了人类的祖先。

从无到有，从黑暗到光明，是景颇人对自然界和鬼魂世界的总看法，但自然界是格莱格赏想象出来的，鬼魂世界及人类胚胎是由两个巨匠生出来的，而奇怪的物体被雕刻成人形并附以灵魂，却又是格莱格赏来完成，至此，自然界，鬼魂世界和人类社会都创造齐备了。

恩格斯指出：“人类在历史的初期，这样被反映的，首先是自然界的力量”。景颇人在捉摸不定的风雨雷电、洪水、

地震等巨大自然力面前，处于软弱无力和缺乏科学知识的状态，因此相信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背后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世界，而自然界运行的规律和人类的活动都受着那个看不见世界里的鬼魂支配，人们也就特别崇敬鬼神。

随着景颇族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拥有较多部落成员和特权的部落酋长，因而代表特权的鬼也应运而生。传说，彭甘寄伦和木占威纯所生的地鬼中，以“拾滴普门曼”最大，这个鬼只能是有权有势的官家（头人）供奉，供有此鬼的官才算正官、大官。整个支丹山只有乌帕寨官家供奉，“铜壁关恩孔系统也只有两家供奉。这个鬼具有最大权力的象征，一般都不愿给其他官家供奉，即使是由本家分出去的官，若要取得此鬼的供奉权时，须向老家送牛、铠、丝织品，付出高昂代价，并得到供奉者的同意才能取得，这是权力不能轻易让与的反映。至此，世袭酋长在人间统治着百姓，象征世袭贵族的“拾滴鬼”在精神世界里束缚着景颇人的思想。

### 3. 杀牲献鬼对景颇族生产生活的影响

景颇人相信在自然界和社会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无形的、超自然的世界，而且是后者支配前者，因此，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粮食是否丰收，在日常生活中，家庭是否清洁平安，身体是否健康都认为是受各种鬼支配的；风调雨顺，粮食丰收认为是鬼魂的赐与，灾害与疾病认为是鬼魂作祟而降灾祸于人；要使鬼魂们赐福于人，或迁灾祸时能转祸为福，那就得用人间最好的食物，最美好的语言和最虔诚的态度，求得鬼魂的喜悦和宽恕，因此，人们总是希望避害趋利，去凶得吉，用杀牲祭献去了结人们的心愿。

景颇族通常祭祀的鬼主要是以下一些：

#### ① 祭祀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鬼

景颇族早已进入农业社会，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全仰赖于农业生产，由于农业在人们生活中居首位，因此农业祭祀也特别重要。如祭“能尚”（汉语称“官庙”），这是在下种前非祭不可的，没有祭祀之前是绝不能去动土开地的。从盈江鸟帕寨“官庙”的情况看，里面供着二十多个鬼的象征物：其中有太阳鬼，主司人们的吃穿；天鬼，主司五谷丰收；雷鬼，会打雷击毁房屋，触死人畜，焚毁庄稼等；风鬼，能刮倒大树、房屋，也能使六畜兴旺；阿崩腊、阿崩里，原是一对夫妇，因违反了天鬼意志，被贬作凹子鬼，主司狩猎和下雪；虹，是个女鬼，她善于纺织，给人以衣服；灵速，是个阴谋暗算、掠夺别人的鬼；独眼山鬼，是个咬人最厉害的鬼；难当（月子鬼），会使妇女在分娩时死亡；子戛（韭菜鬼）能保护庄稼不让人偷窃；乃模木沙，类似钟馗，是个鬼头；拾滴（地鬼）是官家的鬼，主司人畜兴旺，五谷丰收，使人免受疾病，灾害之苦。此外还有一些官家先辈或村社、部落英雄的鬼。

官庙中供着这么多鬼，按照信仰者愿望看：它们中的一部分，主司人们的衣食，给人们以幸福，人们需要感激它，祈求它多多赐与；另一部分是它能对人畜、五谷造成危害，给人们带来灾难，特别象“月子鬼”、“独眼山鬼”简直没有一点好处，由于人们惧怕它，故把它们供入官庙，乞求勿降灾祸于人；再是酋长（俗称山官）家的鬼及部分村社英雄人物的亡魂，它们对建立和保卫村社、捍卫村社利益上有过贡献，应缅怀他们，让他们的英魂继续保卫村社。景颇族又统称这些鬼为“拾瓦拿”（公共的鬼），反映了它的社神性质，但由于酋长已是特权者，他家的鬼也供入官庙里，享受着全村社的祭祀，这是百姓们所不可能有的。

农业祭祀主要是向主司农业的鬼魂表达人们的良好愿望，

这在祭官庙的祷词中充分体现出来。祭献时“董萨”念道：丢了旧年，换了新年，过了春节，砍了柴，织完裙子，盖起了新房，人们已经很累了，但是肚子告诉我们，不种粮食是不行的，身体告诉我们，不穿衣服也是不行的。因此，我们要开地下种，请土地鬼不要见怪，并保护全寨砍地、烧地顺利，不发生意外；请主司谷物的鬼魂们，使苗出得整齐，籽粒长得饱满，不受灾害等。

农业祭祀是以村社为单位统一行动的，由“纳破”（主持开地下种仪式者）专门负责筹备，一般每年祭两次（少数地区祭三次），一次在开地下种前，用鸡、蛋、干鱼等简单祭献，并许下心愿，只要粮食丰收，下次隆重祭献。第二次祭献多在谷子成熟时，含有庆丰收和实践诺言的意思，一般都要杀牛、猪等，并向诸鬼表示，由于诸鬼的庇护，今年已获丰收，明年有饭吃，希望明年再多给一些。此外，各家各户在运谷回家时要叫谷魂等。

## ②祭祀与人的出身、疾病、死亡有关的鬼

景颇人相信人的出身、疾病、死亡都是由看不见世界里的鬼魂决定的，人丁兴旺是鬼魂保佑的结果，疾病与死亡是鬼魂降灾祸于人，因此，凡家中增添人口、有成员生病或亡故，都要献鬼。但人们在祭献与生老病死有关的各种鬼时，态度是不同的，同样是以人的情感和愿望行事的。

如添了婴儿，要请“董萨”念家堂鬼，向亡故的祖先表明家里添了新人，他是祖先们的后代子孙，祖先们的鬼魂要好好保佑他，让家里新成员百病不生，健康成长。若新添的是男孩就说，他长大后会是一个做事能干、本领高强的人，会经常杀牛祭献你们，如是女孩就说，她长大出嫁后，也会回来杀牛祭献的。

疾病是人们经常遇到的，但景颇人在不知道是病菌作用之前，便认为是病者的鬼魂在野外游荡时被天鬼、地鬼或其它的鬼捉去。人的病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危害的鬼也是不同的，若因患重感冒而躺倒的，董萨打卦时多释之为“灵速鬼”（阴谋暗算鬼）把魂捉去，由于贫血或其他原因导致精神不振，四肢衰软者，就说是失魂的缘故。失了魂的要把魂叫回来，魂被鬼捉去的就得用鸡、猪或牛献，祈求放回人魂。

死亡，对每个人来说都免是不了的，但由于死者的年龄、死亡原因不同，景颇人向死者表达的哀思的内容与形式都不同。如对正常死亡者，特别年长者，死后要举行隆重的“送魂”（把他们的鬼魂送往遥远的北方——民族发祥地），并告诉死者，他的死，原没想到，最后才知道是捉拿他的命的鬼来了，不必怨这怨那了，现在把他送回阿公阿祖在的地方。他要什么，给他什么。死于非命的，如因刀枪、跌死、妇女难产等非正常死亡者，他们是被各种野鬼咬死的，死后的魂也成为野鬼，把他们送往凹子。解放前的景颇族是谈不上什么医药的，因此婴儿、幼童的死亡率特别高，对这些婴、幼儿的夭折，人们习以为常地看作如果子落地一样而已，因此他们的魂是送往开花结果的树下，并告知：你已经死了，就如树上的果子落地了，你不要哭，不必悲伤，你以后会重新开花结果的。

### ③祭祀主司火的鬼

火，它与人们的生活、生产有密切关系，在生活上它给人以熟食，帮助人们御寒；在生产还没有完全摆脱刀耕火种耕作方式的时代，它帮助人们烧去野草枯枝，提供灰烬做肥料。人们离不开火，但火也会烧去房屋，烧伤人畜，给人带来灾难，因此景颇族对火的态度也是不同的。

对人们有益的火，是希望它越烧越旺。当人们建盖了新

房，主人迁入新居时，首要的是引入火种，然后请董萨念火鬼，祈求火在塘内越烧越旺，不要烧出火塘外，也告戒人们，生火要注意灭火，仅生火不灭火会给人带来灾害。还说灭火不能靠风，风越吹火越大，靠树叶也不行，树叶越多火越旺，只能靠井水与河水，水来了火就死灭。

对人有害的火鬼，是要使它死灭的，以免继续危害。村寨内如有人家房屋被烧，董萨即帮助念火鬼，这时村内各户要将火弄灭，在董萨念完祷词之后，由一化装为火鬼者在群众的呼喊驱赶下把一火柴头拉入深箐埋入泥坑。有害之火死灭后，再以竹片摩擦生新火，村社各户取到这吉祥的火之后，才能煮饭烧水。

#### ④与战争有关的祭祀

在景颇族社会中，血族复仇及村社之间的纠纷较多，如某些姓氏之间或村社与村社之间，因某种原因发生矛盾，又无法用和平手段解决时，便诉诸武力。在正式出征之前，先祭村社公共的鬼，主要目的是向鬼神报告，出于某种原因，如为被杀害的村社成员复仇，为了收回被他人占去的土地，或为了不受他人的欺负……等，需要去战斗，希望鬼神保佑，帮助本村社成员去杀死敌人。战斗结束，胜利者必然杀牛数头，举行隆重的祭鬼活动以庆祝胜利。这时董萨要向社神表示，由于社神的保佑，战斗时个个英勇杀敌，不怕困难，不畏敌人刀枪，取得了胜利。此外，对战绩作些颂扬，表扬酋长和军事指挥者及勇敢战斗者。

#### ⑤祈求消灾免难、清洁平容、生活富裕的祭祀

解放前的景颇族希望摆脱阶级剥削压迫和自然力的驾驭，过上平安和幸福的日子，除每年在祭村社公共的鬼及各自的家堂鬼时表达这一愿望外，每隔五、六年或七、八年，由官家（酋

长）出面，集中地举行一次祭祀，即以祭酋长（官家）才能供奉的“木代鬼”为中心，并对天鬼、地鬼、野鬼等进行全面祭献。这种祭祀，景颇族称之为“木脑总戈”，它最早是群众为庆丰收而举行的集体舞蹈，后来被统治者用来显示自己有钱有势的活动，借此提高在群众中的威信，以愚弄和欺压人民。

以上，我们就解放前景颇族在迷信与祭祀鬼魂的几个主要方面作了简要论述，并可从中看出祭祀鬼魂是景颇族处在贫困和被压迫的旧社会中，寻求精神寄托的一种主要方式，它涉及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每有祭献，动辄宰牛、杀猪，杀几支鸡是算不了什么的，由于对牲畜和家禽的宰杀量大，严重地破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民生活的改善。下面略举几例加以说明：

解放前盈江县的邦瓦寨，是百户人家的寨子，据解放初的统计，每年因献鬼杀鸡一千五百多支，平均每户十五支，杀猪八十多头，宰牛五十余头，再加上因串姑娘有了私生子而献鬼杀的牛，平均每户超过半头。阿阳莫娃举行一次送魂仪式，杀牛四条，加上其他支出，耗费不下千元，如按现今市价计算，其价值在二千元以上。如系经济条件较好的头人（山官）举行大的“总戈”时，耗费更大。据“斋瓦”（祭司中地位最高者）沙万福谈，过去干甲寨翁麻早堵家祭“木代鬼”，一次杀牛一百二十条，罗孔格宁娃举行“木脑总戈”（即祭木代），一次杀牛一百条。盈江景颇族普戛丹（商人老五）谈，他一生中，家里举行过四次“木脑总戈”，最后一次是一九五三年，这次用牛二十九条（其中祭鬼杀去二十五条，酬谢董萨四条），猪一百头，大米三千三百多斤，其他还有烟、酒及酬谢职员等开支，耗费之大可以想见。

以上虽然是几个零星例子，但已能看出杀牲祭鬼对社会财

富消耗之巨大与对生产力的破坏程度。且不说历史上杀牛上百头的人家，就以一次普通的送魂仪式看，仅杀牛四条其价值就上千元，如以普戛丹家最后一次“木脑总戈”计算，用牛二十九头，按今日市价计算，其价值不下万元人民币。如此大量消耗社会财富，对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无疑是巨大障碍，因此，景颇族社会发展缓慢，与他们的思想受着原始宗教的禁锢与生产力遭到原始宗教的摧残是分不开的。

## 二、德宏地区的解放给景颇族的原始宗教敲起了丧钟

### 1. 景颇人摆脱了“命运”的枷锁

景颇族居住的德宏州，昔日是“瘴疠之区”，每到疾病流行季节，患疟疾者比比皆是，鼠疫、麻疹、伤寒、乙型脑炎等时有发生，“家家病人呻吟”是常见现象。由于没有医药治病，全靠杀牲祭鬼，拯救不了患者的性命，结果又是“村村新坟垒垒”，因此在群众中流传着“六月七日天灰灰，锄起锄落挖坟堆”的惨痛谚语。潞西县遮放弄莫，在一九四〇年前后是个七十多户的景颇族村寨，由于疾病流行，死的死，走的走，到解放前夕只剩下三户了。这即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及鬼魂迷信思想束缚之下景颇人的景况。

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德宏边疆，消灭了国民党残余势力，安定了边疆秩序。一九五〇年冬，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派出了民族访问团到德宏地区慰问各少数民族，又于一九五一年成立了“民族联合政府”，经过一系列工作，各族群众及民族上层人士对共产党、解放军已有了初步认识。为进一步疏通民族关系，帮助景颇族摆脱贫穷落后状态，云南省委、保山地委于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先后派出了数百人的民族工作队，深入边五县景颇族地区工作，首先是帮助发展生产，